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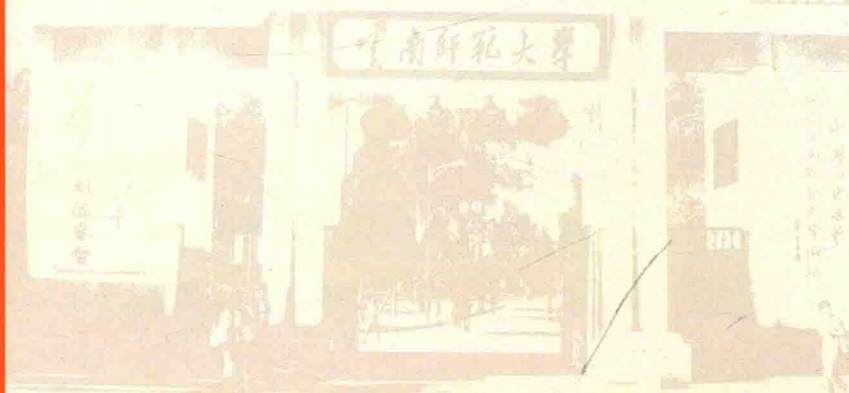
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

熊永翔◎著



联
大
学
术
文
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

熊永翔◎著

—联大—
—学术—
—文库—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 / 熊永翔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8

ISBN 978 - 7 - 5161 - 6777 - 9

I. ①中… II. ①熊… III. ①普米族—宗教—研究—中国
IV. ①B928.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2355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滢
责任校对 周 昊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2.5
插 页 2
字 数 380 千字
定 价 7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一

卿希泰

普米族历史悠久，是我国具有古老文化传统的民族之一。和世界上各个民族一样，普米族也有和自己历史发展过程相应的宗教观念与活动。普米族宗教是原始宗教向制度宗教发展的过渡形态，体现了多民族多宗教聚合的文化特点。目前还没有人对普米族宗教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熊永翔同志用数年时间，广搜博采，在掌握丰富资料的前提下，综合运用宗教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写成《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一书，填补了研究领域的空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熊永翔同志多年来在学术上锲而不舍。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进修研究生开始，该同志就专注于普米族文化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08年他考入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攻读博士学位以来，更加关注普米文化，尤其对普米族宗教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他勤奋朴实、好学深思，能够写出这样的著作，正是他在学术研究上专心致志、锲而不舍的结果。

《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是迄今普米族宗教研究中内容最为丰富、运用资料最为完整、论述最为深刻的一部专著。该书在广泛调研和仔细求证的基础上，从普米族历史源流、宗教祭司与经籍、宗教仪式、哲学思想、多元文化背景、葬礼习俗等多个方面进行了详细、深入的论述，在剖析普米族宗教信仰的同时，也展示了普米族物质和精神文化的全貌。确切地说，该书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为全面、系统介绍普米族的一部学术论著。该著作在学术上的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研究普米族宗教的著作。本书在汲取国内外普米族宗教研究最新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充分的

田野调查,着重对滇西北普米族的社会历史环境、普米族宗教文化现象、普米族宗教祭司与经籍、普米族宗教价值取向的本土文化根基、多元文化的适应与变迁中普米族宗教文化等予以系统的阐述和研究。此外,本书还论及了包括“释毕戎肯”仪式场域内在的各种宗教实践活动,及受儒道和“藏彝走廊”民族文化影响的历史演变脉络。

第二,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普米族宗教、历史进行探讨。民族宗教研究的最大障碍之一便是语言,因此,许多外族学者研究民族宗教很难触及民族文化内核。该书用国际音标对普米族宗教经籍、普米语中的宗教词条加以标注,并运用历史文献中借用汉字记音记录的“藏彝走廊”民族称谓与现行普米语言进行对照,结合考古发现、文献记载,对普米族宗教信仰、民俗传说等进行比较研究,论证普米族宗教的历史渊源与现实状况。

第三,填补了普米族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本书首次系统地介绍了普米族宗教的坛场科仪,阐述了普米族祭司的职能及地位,全面分析了普米族宗教经籍蕴含的文化内涵及价值,并以普米族宗教为蓝本,对普米族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总结与分析,开启了普米族宗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

第四,首次从普米族宗教出发,开创性地提出普米族与“西夏”之间存在联系的观点。本书还通过对“藏彝走廊”不同少数民族宗教的相关内容进行比较研究,探讨了道教与儒家文化对普米族产生的影响,为更加全面和深入地认识普米族宗教文化开辟了新的视野。

作为国内第一部全面探讨普米族宗教的研究论著,本书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当然,普米族宗教的许多问题还处在探索过程当中,殷切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共同搞好普米族的宗教研究。

卿希泰

2012年7月7日于四川大学

(卿希泰:国家“985”工程四川大学宗教,哲学与社会研究创新基地首席科学家、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宗教学研究》主编)

序言二

张泽洪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是由普米族人熊永翔（奔厦·泽米）所撰写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著作。我与熊永翔的师生之情始于2007年。2007年暑期我到云南考察时，在云南师范大学工作的熊永翔经人介绍找到我，表达出想攻读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方向博士生的强烈意愿。交谈中我了解到，这位在西部“藏彝走廊”特殊生活环境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普米族人，懂得普米、彝、纳西、摩梭、藏、傈僳等多种少数民族语言。我感觉他是一位值得培养造就的少数民族人才。

鉴于普米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新中国成立至今还没有普米族博士，因此，我在《宗教所关于2008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指标破格录取熊永翔为博士生的报告》中说：“中山大学招收第一个藏族博士格勒，中央民族大学招收第一个彝族博士巴莫阿依，都曾在国际国内产生良好影响。四川大学也应培养第一个普米族博士，为少数民族高级人才培养作出贡献。”博士招生成绩公布，熊永翔如愿以偿考取。当年，还有来自甘肃的藏族青年学者阿旺嘉措考取了我的博士生。因此，2008年我负责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研究方向，第一次招收来自西部边疆少数民族的学生。

考虑到熊永翔从小生活在西南边疆普米族社会，有熟悉本民族宗教文化、从小耳濡目染普米族宗教仪式活动的优势，我建议他选择《普米族宗教研究》作为博士论题，并鼓励他以此题目积极申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果然，在他进入四川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该选题获得了200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立项资助。

中国西南边疆的普米族宗教确是有学术价值的课题，由普米族人自己来研究本民族文化，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学术优势。普米族现有人口4.2861万，属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主要居住在云南省兰坪县、玉龙县、丽江古城区、永胜县、维西县、宁蒗县等地。另外，在四川省木里藏族自治县、盐源县、九龙县、冕宁县、盐边县等亦有大量的普米人分布，现规划归为藏族或纳西族。普米族源于中国古代游牧民族氐羌，是历史上生息于藏彝走廊的古老族群。

普米族虽然是中国西南边疆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但普米族传统宗教韩规教，融摄了藏传佛教、苯教、道教的文化元素，在多元共生的西南少数民族社会，普米族宗教信仰具有多样性的特点，体现出西部边疆多元宗教和谐共存的特质。信仰与仪式历来是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重点所在，在西南边疆普米族的宗教系统里，有着长期传承的经典和祭祀仪式，也有祖先崇拜、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的丰富内容。

《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以五章的篇幅讨论了普米族宗教文化的主要问题。作者的研究既有藏彝走廊视野的宏观阐释，也有对普米族民间社会长期传承仪式的微观考察。西南氐羌民族都有祖先由北向南迁徙的传说，这与藏彝走廊的自然环境有关。普米族先民为远古时代居住于青藏高原甘青巴颜喀拉山周围地区的古羌人。为寻找更适宜生活的乐土，普米族先民从西北沿着金沙江、雅砻江之间的谷地，逐渐向南迁徙到温暖低湿的川、滇边境地区，逐水草丰茂的地方而居。普米族老人去世后，要举行“释毕戎肯”（“给羊子”）仪式，祭司给死者念《开路经》，将灵魂送回祖先居住地。历史上沿藏彝走廊迁徙的普米人，还保存着皮囊渡江的历史记忆。普米族丧葬举行“释毕戎肯”仪式，祭司指引魂归故地的路线，“到了波浪卷着波浪的大江边，你就骑着皮囊渡过去，再往前走就是普米族祖先居住的地方”。^① 普米族“释毕戎肯”仪式反映普米先民的游牧生活，从普米族传统指路送魂线路中，可以清晰地看出从北向南的迁徙历史。

作者微观考察的“释毕戎肯”仪式生动反映出普米族宗教祖先崇拜、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丰富的思想内容。普米人丧葬仪式中“释毕戎肯”旨在为死者指路，祭司为死者指点祖先的名字、交代归宗的路线，并用一

^① 《思想战线》编辑部编：《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只白羊为死者引路。祭司为死者念《开路经》说：

快收拾行装吧，由这只白羊为你领路，回到我们祖先居住的北方。那里有厚厚的白雪，有祖先安息的山崩木里瓦山。这只白羊是祖先猎获的野羊的后代，它一定对你忠诚，听你的话，把你带回老家。^①

西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三魂观念，普米族的三魂观念在为祖先指路中有生动表现。普米族《指路经》中归祖的路线有三条，但在普米族先民的宗教观念中，祖先谆谆告诫的正确路线，一定是要选择走中间的一条路。普米族祭祀歌“给绵羊”之一《指路经》说：

你到大岔路口后，你前面有三条路，上条路不能走，上条路是一条花色的路，是天、山、龙神走的路，下条路也不能走，下条路是一条黑色的路，是长甲、爪、掌的动物走的路，要走中间那条路，中间那条路是一条白色的路，是你祖宗走过的那条路，沿着它走就会回到祖先的怀抱。^②

另一文本的普米族《开路经》说：

再往前走有三条路，低处白色的是野兽的路，走不得；高处黑色的是山神的路，走不得；中间绿色的是普米人的路，尽管走。^③

《指路经》送灵归祖习俗的产生，其实与普米先民的三魂观念有关。普米先民认为死者的灵魂将分为三个，并有不同的归宿。其中回归祖地的那个魂，必须经祭司指路之后，亡魂才能顺利到达祖地。

① 《思想战线》编辑部编：《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25页。

② 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编，杨照辉译注：《普米族祭祀歌》，云南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第69—70页。

③ 《思想战线》编辑部编：《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普米族丧葬礼仪要念六部经，最后一部就是《指路经》。《指路经》产生于丧葬斋祭仪式，其宗教功能是表达对祖先的安抚，这是西南少数民族祖先崇拜的特殊表现。普米族《开路经》劝慰祖先亡灵说道：

每一个人都会死的。普米族英雄的祖先，在千军万马中杀出杀进，结果也会死去。曾经用铁链拴虎的大力神会死，走路如风吹电闪的快脚神会死，黄金成堆、牦牛遍山的财神会死，美如山茶、洁如白雪的女神也会死。不要再贪恋生前的快乐了，不要再想活转过来了，这里也并不是好地方。它皮甲上长满了虱子也不能脱，战刀上涂满了鲜血也不能解，只有北方才是安乐的故土。快快活活地去吧，跳跳蹦蹦地去吧，唱唱笑笑地去吧。^①

现居住于云南宁蒗、永胜、丽江、维西、兰坪、中甸等地的普米族，源于古代西部青藏高原羌戎游牧部落集团，历史上曾经历过几次大的迁徙。从云南宁蒗新营盘、永宁两地普米族的送魂路线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普米先民的迁徙历史。云南兰坪白族普米族自治县通甸乡罗古箐村，有一棵被当地普米族奉若神明的古核桃树，普米人称之为“亡灵的指路树”。这棵已有四百多年历史的核桃树生长在罗古箐河的西岸大路旁，核桃树与河两边十多座圆背巨石是普米人为死者指示北上归宗路径的一个站口路标。^② 新营盘普米族的送魂线路从南到北，绕泸沽湖，过永宁，亦经过核桃树下，过川西木里而达青海境内。

熊永翔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2012年7月经过全国盲审专家评审，鉴定等级为“优秀”。这说明《普米族宗教研究》的成果，已得到国内同行专家的认可。

总之，普米族人熊永翔能站在他者的学术立场，在回顾、总结国内外学者已有成果基础上，运用宗教学、人类学的理论方法，从主位和客位的不同学术视角，对西南边疆普米族宗教作了有意义的研究。虽然研究成果还存在有待改进、深入的地方，但由普米族人完成的这部研究普米族宗教

① 《思想战线》编辑部编：《西南少数民族风俗志》，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第326页。

② 邓铭史：《罗古箐的普米族“亡灵指路树”》，《植物杂志》2000年第6期。

文化的学术著作，能够入选云南师范大学学术精品文库，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公开出版，我乐意为之写序以示祝贺！

张泽洪

2014年3月于四川大学竹林村

（张泽洪：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四川省最具创发力学者、《宗教学研究》执行主编）

目 录

导论: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的学术史与理论方法	(1)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1)
二 “普米族宗教”内涵简释	(5)
三 文献与资料来源	(7)
第一章 普米族历史源流考察	(19)
第一节 现实困境:普米族群的不同族称	(21)
第二节 语言学上的民族溯源研究	(24)
一 黄帝的姻亲	(28)
二 先蚕的传人	(29)
三 夏人的邻友	(32)
四 商周时期的戎人	(35)
五 秦汉的白狼王	(42)
六 唐宋元明清的西番	(48)
七 新中国的普米族	(53)
第二章 普米族宗教的祭司与经籍	(57)
第一节 普米族宗教的祭司	(57)
一 祭司的称谓与类别	(57)
二 祭司的职能及地位	(63)
三 祭祀仪式传统的习得和传承	(67)
四 祭司的服饰与法器	(73)
第二节 普米族宗教的经籍	(92)

一	普米族宗教的经籍写本	(92)
二	普米族宗教经籍的内容分类	(97)
三	普米族宗教经籍蕴含的文化内涵及价值	(104)
第三章	普米族宗教仪式的微观考察	(108)
第一节	普米族“释毕戎肯”仪式的来历	(109)
一	经籍记载	(110)
二	民间传说	(112)
第二节	普米族“释毕戎肯”仪式的程式结构	(115)
一	洁身持明	(116)
二	超度安魂	(131)
第三节	普米族“释毕戎肯”场域的社会关联	(163)
一	“释毕戎肯”场域保存了族群迁徙的历史记忆	(165)
二	“释毕戎肯”场域体现了不同宗教文化的交融并存	(166)
三	“释毕戎肯”场域折射了死亡价值上的伦理精神	(168)
四	“释毕戎肯”场域强化了氏族一致的集体意识	(170)
第四章	普米族宗教的哲学思想	(173)
第一节	普米族宗教的宇宙观	(173)
一	原始宗教神话有关宇宙起源的认识	(174)
二	普米族“天地如屋”的宇宙结构观	(180)
第二节	普米族宗教的生命观	(190)
一	原始思维下的生命起源观	(190)
二	“人神遇合”的生命存在观	(198)
三	“天地冥游”的生命去向观	(210)
第三节	普米族韩规教的自然观	(217)
一	韩规教中的人与自然	(217)
二	韩规教自然审美的特点	(220)
三	韩规教自然观的意义	(223)
第五章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普米族宗教	(230)
第一节	中原儒、道文化对普米族宗教的影响	(230)

一 儒家文化对普米族宗教的影响	(230)
二 道教对普米族宗教的影响	(236)
第二节 从宗教行为看普米族与西夏文化的关联	(245)
一 自然崇拜的相似性	(246)
二 鬼灵崇拜的比较	(250)
三 巫术活动的相似性	(252)
四 葬礼习俗的比较	(256)
第三节 普米族白石崇拜与藏彝走廊白石图腾的互渗	(261)
一 普米族民俗生活中的白石崇拜	(262)
二 韩规经白石生火神话的解读	(265)
三 藏彝走廊诸族群白石崇拜的互渗	(270)
第四节 普米族宗教的人文效应	(274)
一 普米族宗教与民俗的关联	(274)
二 普米族宗教与民间文学的关系	(285)
结论:普米族宗教的文化自觉与和谐	(293)
一 “各美其美”是宗教和谐的前提条件	(294)
二 “美人之美”是宗教和谐的源泉动力	(295)
三 “美美与共”是宗教和谐的运作逻辑	(297)
四 “和而不同”是宗教和谐的终极目标	(299)
参考文献	(301)
附录 田野调查手记	(324)
后记	(345)

导论：中国普米族宗教研究的 学术史与理论方法

一 选题缘由及意义

在宗教学研究领域中，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现已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传统宗教的热点。分布于中国西南滇、川、藏交界“三江并流”地区的普米族群（云南境内称普米族，四川境内划归藏族，亦有少部分划入纳西族），具有丰富的原始宗教文化内容。近代以来，美国学者洛克（Joseph F. Rock）、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及一些外国传教士，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收集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典籍，揭开了国外对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研究的序幕。中国学者杨成志、江应樑、吴泽霖、岑家梧、梁钊韬、林耀华、马长寿、丁文江、马学良及凌纯声、芮逸夫、李霖灿等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深入西南边疆民族地区调查，在其论著中都探讨了西南少数民族宗教的特质，其考察研究成果至今为国内外学界所重视。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出于社会改革的需要，我国政府曾组织大批力量（其中不少是民族学者）对各民族的社会和历史进行过规模较大的社会调查，获得了不少有关民族传统文化和民俗活动的资料，这些资料是非常难得的。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时的调查侧重于社会经济形态和阶级构成，对于传统宗教（通常被视为迷信）的调查，不予重视，一般不过一鳞半爪，浅尝辄止。1986 年在北京召开的“七五”期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把研究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收集整理有关资料列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全国各地许多宗教学者、民族学者积极参与此项研究，经过数年的努力，1999 年，由吕大吉、何耀华任总主编编辑出版了《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下文简称《集成》）。在《集成》一书中，由普米族学者杨

照辉任主编组织了普米族卷的编写工作，其内容主要以普米族的宗教信仰和祭巫师履行的宗教仪式程序排列成章，收录了杨学政、杨照辉等学者长期对滇川交界地区的普米族及藏族（普米人）宗教的田野调查成果，基本真实地提供了这个地区普米族的宗教状况，但由于工作紧张，未来得及对普米族宗教进行深入探讨。

20 世纪初，英人斯坦因（A. Stein）、法人伯希和（P. Pelliot）从我国敦煌石窟先后劫走大量珍贵历史文献资料，其中有一件长达 398 行的藏文写本，编号为 S. C. 736，卷首与卷尾各残缺 4 行，尚存 390 行。虽用古藏文拼写而实非藏语，因而作为一种“未知的语言”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开始对其研究。牛津大学陶玛士（F. W. Thomos）教授前后经过 22 年对 S. C. 736 卷的辛勤研究，至 1948 年由牛津大学出版了《南语：汉藏走廊的一种古代语言》（下文简称《南语》），将 S. C. 736 卷语言取名“南语”，以专章讨论《南语、西番语与羌语》，认为“南语”抄写的年代为 7—8 世纪，记录内容与宗教有关，其语言与诸羌语西番（普米）语相联系。《南语》一书的出版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国内外学者纷纷发表专文进行评论，部分学者对南语的定名与比照藏语研究方法提出质疑。然而，由于掌握羌语资料有限，均未能破译该写本。1980 年，受金鹏先生的委托，玉文华、杨元芳、陈宗祥、邓文峰等学者对《南语》一书进行了翻译。陈宗祥教授更是深入民族地区实地考察进行对比研究，进一步肯定定名为南语的正确性，认为“白狼语—南语—西夏语—普米语等一脉相承”。陈先生将 S. C. 736 卷文归纳为五个章节，在试译卷首部分（自然段落 61 行）后，惊奇地发现其记述的内容和描绘的场景在现今普米族宗教活动中仍以活的形态存在，甚至成为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然而，陈先生年事已高，亦未能对普米族的宗教作深入的研究。

近年来，笔者对分布在云南境内的普米族以及川西南地区的藏族（普米人）的传统宗教韩规教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深感中国西南普米族宗教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并与中国传统宗教的道教、佛教以及白族本主崇拜有着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关系。

有关西南少数民族区域宗教的研究，是近代以来国内外学者所共同关注的学术问题。当代美国学者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桑格瑞（P. Steven Sangren）提出民间信仰、仪式与区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息息相

关的论题。本书是宗教学领域有关的区域宗教研究，涉及宗教、社会与地域文化等国际学术前沿问题，选题内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首先，普米族属中国特少人口民族之一，本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保存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发展西南地区的旅游经济；本书对宗教祭祀仪式的研究，将进一步阐明宗教与迷信的区别，对于政府宗教管理部门规范宗教活动，有效地开展对当代宗教活动的管理，亦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本书还为边疆民族地区多元宗教共存现实下建设和谐宗教关系提供服务。

其次，普米族宗教有着丰富的经典和祭祀仪式，其蕴涵的教义思想和祭祀的宗教活动，是宗教学的两大要素。普米族宗教有从原始宗教向神学宗教转化的特质，在宗教学领域有着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此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丰富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基础理论。在比较宗教学、文化人类学领域，探讨普米族宗教与道教、佛教及其他民族宗教的关系，对认识不同民族间宗教文化的融摄传播，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再者，本书还开创了普米族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虽然国内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已近三十年，但对普米族宗教及其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迄今为止仍是空白。近年来，国内外不断有学者从事普米族哲学思想的研究，并且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普米族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如章虹宇的《普米族的“八卦图”》、胡文明和范咀华的《普米族史诗〈创世纪“直呆木喃”〉的哲学思想》、陈宗祥的《普米族二十八宿初探》、胡文明的《普米族〈创世纪〉的认识论》以及奔厦·泽米的《普米族原始宇宙观初探》等。可以说，有关普米社会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哲学思想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就总体而言，对普米族人传统文化的调查研究至今仍然处于自发分散状态。目前笔者所搜集的文献，多侧重于介绍性、描述性、资料性的研究，缺乏有深度的学术讨论，尤其是普米族宗教文化中的哲学思想尚未得到充分揭示。相反，在岁月的剥蚀、市场的冲击以及当代外来文化的撼动下，普米传统文化正逐步消失，文化技艺后继乏人。因此，对普米族宗教哲学思想的系统研究，不仅可以丰富中国少数民族宗教哲学思想研究，而且可以填补普米族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进而有助于从民族宗教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探索哲学的起源问题。

尽管普米族人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字，但川滇各地普米族人中所保存的借用汉字或古藏文拼音记写的普米语宗教典籍以及世代传承于普米族民间的《帕米查哩》、《戎吭》、《吉塞哩》等古歌、史诗中，就包含有普米族

先民关于天地、万物起源和演化的古老而丰富多彩的原始宇宙观、原始哲学思想。在普米族古老的宗教神话和史诗中，有关宇宙生成和演化的化生型、创造型、自生型解释以及普米先民对人类起源、社会认识的来源的理解，构成了普米族的原始哲学思想。正是基于这种原始宇宙观、人类起源观和社会认识论，普米族创造出一套与其生存环境相适应的物质和精神文化体系。

关于宇宙演化、人类起源的原始观念是原始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普米族宗教哲学思想的意义是多方面的，这里仅讨论其在少数民族原始哲学研究方面的意义。

一是可以丰富中国原始哲学思想的研究，填补普米族哲学思想研究的空白。中央民族大学佟德富教授曾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内在价值和意义在于，中国少数民族“往往通过神话和史诗等形式对宇宙的生成，万物的起源和演化以及人类的来源做出极为生动的猜测和描述，且内容之丰富、形式之多样、资料之丰富是中国汉族哲学所不及的。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的一大显著特色”；“任何国家早期哲学宇宙生成论和天地万物演化观都没有像中国少数民族哲学这样内容广泛而丰富，流派如此众多，描述生动且带有神秘色彩，形式如此多样，实乃对人类早期哲学的一大贡献”。^① 简言之，反映宇宙生成、万物和人类起源的原始哲学思想是少数民族哲学的显著特色，研究少数民族的原始哲学思想具有丰富中国乃至世界早期哲学思想内容的重要意义。而现在对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仍然不尽如人意，尤其对普米族原始哲学思想的研究，目前尚属研究的空白。

二是有助于从少数民族原始哲学比较研究的角度探索哲学的起源问题。迄今为止，鲜见从理论上专门论述哲学起源问题的著作。这一现状，既跟学界对“哲学”概念的理解分歧有关，也跟少数民族原始哲学思想比较研究尚未充分展开有关。国内第一部综合性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史著作的主编之一萧万源曾说：“哲学应该有自己的发生学”；“哲学并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有一个萌芽、形成、发展的过程，其萌芽就孕育在原始意识之中。它通过原始崇拜意识、灵魂和鬼神观念，以及原始神话、史诗、传说中关于天地的形成、万物的产生、人类的来源等思想（感觉）表现出

① 佟德富：《中国少数民族哲学概论》，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页。